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一

宋 李綱 撰

啓下

興安撫胡侍郎啓
制置江西回監司郡守啓
賀秦相公啓　賀執政啓
回福建鄭運使啓　回福建黄運使啓
回臨安府張待制啓　回汪相公啓
賀趙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書延登揆路吉甫用而周邦咸喜裴度留而唐室以安君臣慶千載之逢廟社增泰山之重恭惟

平章僕射相公養氣剛大禀德直方以忠精自結於主知以寛厚素隆於民望名從帥閫入賛化樞方有元戎十乘之行遂膺袞服九章之命安石運籌而苻秦宵遁汲黯在位而淮南寢謀何必肩輿揮羽扇以卻敵固應當軸坐黃閣以折衝惟天子明不疑不貳極儒者事允武允文當艱難思將相之秋宜出處係安危之本綸言所播輿論攸歸方今近有僭偽之齊遠有仇讎之狄六龍駐蹕之所靡定二聖回鑾之日未期恢復中原必有

祖生之志保綏江左亦資王導之才光輔大有為之君遠攄不世出之畧佇觀勲績亟載旂常某仰德雖勤趨風未幸卧病江海悵無良覿之緣拭目山林願見中興之象保綏福履茂對寵光贍詠之私敷宣罔既

賀張樞密啓

伏審光膺帝制再踐樞庭汲黯進而淮南寢謀吉甫用而周邦咸喜綸言所播輿論交欣恭惟樞密少保毓德粹和養氣剛大飛英騰茂久輝映於士林聳壑昂霄果

自致於雲漢馭六龍以返正夙高浴日之功總萬旅以臨邊雅著折衝之績然而曾參孝而母不免於投杼不疑廉而人或云其盜金無實之言自古所歎惟金石之忠雖磨而不磷故貝錦之謗不辯而自明帝曰旋歸復青氊之舊物人思爰立正黃閤之虛負頗勿戒於險艱益展盡於底緼以副蒼生之屬望以報睿主之深知顧茲憂患之餘加以衰耄之及採薇散髮方自屏於山林承顏接辭幸嘗陪於樽俎志氣既合襟懷自親雖出處

之不同豈寤寐之敢替拭目傾耳亟觀鍾鼎之勲枕石漱流亦被怦幪之賜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賀趙相公啓

伏審顯膺大號進陟上台策勲居羣后之先懋賞位百僚之長絲綸所播海寓交欣恭惟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道與全材天降大任氣鍾河岳之秀學洞天人之微被遇眷知出陪輿運踐歴中外茂著休聲膺考慎之選於艱難危疑之秋膺事機之變於倉卒擾攘之際綽有

餘裕澹如平時翊六飛以親臨天威大振致醜虜之宵遁國勢遂安惟高祖玹下之師發縱指示則鄭侯為最肆真廟澶淵之役扶持贊襄則萊公居多載考之今何愧於古疇元功之特異付魁柄而增崇探此萬邦式是百辟內則總羣材而熙庶績外則護諸將而統六師王謝風流既輯寧於南土房杜事業行致力於中原某也憂患之餘嶮𡾊可笑巖廊再月漫為曲突徙薪之謀湖海九年但有散髮採薇之志豈意垂老之日得見中興

之期抱病山林亦何忭幪之大德書名竹帛永觀柱石之殊勲欣頌之私敷宣罔旣

賀張相公啓

伏審光膺典册進秉鈞衡裴度平淮冦之强仲山補衮職之闕側聞渙號大穆師言恭惟平章都督僕射相公德粹珪璋忠貫金石洞察天人之精祲該極古今之變通被知遇於國家多故之時立功名於春秋方盛之日御六龍而返正素推浴日之功統萬旅以折衝茂著宣

威之績險夷自得出處何心適戎輅之戒嚴馳鋒車而趣召雲銷霧散盡釋流言坤轉乾旋頓回畀眷復樞機之舊物撫疆埸之全師羽扇以揮貔貅奮厲靈旗所指犬羊逋逃坐收卻敵之功克濟保邦之畧策勲行賞延登揆路之華委任責成兼總戎輅之重顧房喬之謀必斷於如晦而曹參之位實次於蕭何讜論嘉謀豈特設施於南土遠撫長駕行將恢復於中原某也遲暮孤蹤漂流遠客杜門養疾每迂長者之高車捉麈縱談竊聞

君子之餘論以山中之弘景識江左之夷吾喜樂正之有為義蓋緣於好善慶王陽之登用志豈在於彈冠有德進則朝廷尊中國强則蠻夷服佇吉甫建興周之業俾元亮返故園之居願頌之私敷宣罔既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奉香火於琳宫已負素飱之責冠班聯於書殿更貽非據之譏拜命甚優撫躬增厲伏念某甌閩冷族乾坤腐儒李廣數竒豈有侯封之望虞翻多難蓋緣骨相之屯

誤被聖神之知首付鈞衡之任信古志篤惟知專意而
直前防患術踈靡慮危機之暗發進用再月何補事功
流落九年備嘗艱險脫瘴鄉之濵死荷睿主之深慈幼
安浮海以來歸仲子灌園而奚恨杜門屏跡初非絕物
而離羣卷舌吞聲但欲省緣而藏拙不圖垂老之際乃
見中興之年此道獲伸勃勃胸中之氣厚誣儻洗脩脩
物外之人雷風鼓行蛇豕既遁日月清照皂白自分惟
皇作極而無好惡之私與物為春而靡遹遐之間致茲

孱陋亦預甄收此蓋伏遇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道大包荒誠深與善以和羹之手而均調於四海以回天之力而弼亮於一人執政云雅量鎮浮誠心樂善以警敏之才參陪於機政以同寅之德協濟於艱難肆開公正之途大啓休明之運遂使青氊之舊物復加白髮之陳人彊飯廉頗龍鍾已老據鞍馬援矍鑠何為願餌藥以扶衰稍究無生之學期掛冠而上緩漸為歸老之謀雖在山林亦託陶冶其為感愧罔既敷宣

賀孟樞密啓

伏審光膺綸制進長樞庭兵本得人國勢增重恭惟樞
密正奉材高杞梓德粹珪璋忠精自結於主知寬厚允
符於民望久陪機政懋著猷爲出總王旅則貔貅奮而
盜賊銷居守帝都則宗社安而士民協勲勞既盛眷倚
愈隆果膺華衮之褒遂陟元樞之峻中原未復正須方
叔之壯猷黄閤儻虚日覬仲山之補衮某荷知有素蒙
芘甚深屏跡山林悵望門庭之遠書銘竹帛逌觀柱石
之勲尚愼嗣茵益綏福履其爲瞻詠罔旣敷宣

復郭少傅啓

伏審光奉明恩進膺異數高牙大纛易鎮雄藩布晃纂車視儀亞傅綸言所播輿議允諧恭惟歡慶伏以知府制置少傅太尉材氣無雙如漢飛將姓名出衆過唐花卿毅然熊虎之姿卓爾韜鈐之畧蝦宿衛於禁省總戎律於海邦未閱歲時懋著勲績介圭入覲罄嘉謨啓沃之忠顯服來歸受康侯錫命之寵誕膺新渥還殿舊疆未遑慶幅之修先辱華緘之逮裁惟衰病嘗揖英風太

白之識予儀當其未遇林宗之善元禮則為過情每煩
問勞之勤尤見眷懷之厚顧風義之若此宜功名之謂
何霜露戒寒皛茵尚慎願益綏於福履以茂對於寵
光詠頌之私敷宣罔既

賀福帥曾尚書啓

伏審光膺明命起鎮巨藩方面得人士民胥慶恭惟知
府安撫閣學尚書學高儒苑望重漢廷夙崇靜退之風
久處燕閑之地宸衷簡在物論攸歸果承綸綍之褒付

以師帥之任褰帷入境已增焕於江山頒詔宣風行輿謡於襦袴顧兹迂拙叨荷照知屏伏山林幸遂依於餘芘瞻承眉宇欣將奉於緒言慰抃之私敷宣罔既

謝宰相制置江西啓

伏審告命除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路交割職事訖者杜門卻掃方從養疾之私推轂授師誤膺謀帥之選温詔不容於遜避便朝仍許於對敭訓勅丁寧錫予優渥九十年之顛隮舉一旦而光明惟西江之

輿區乃上流之重地控引淮浙襟帶湖湘洊罹兵火之
餘重以旱災之甚流移者十室而六七耕墾者百畝之
二三物力屈而人心驚疑穀價翔而餓莩聯屬兵不足
以禦敵財不足以養兵雖使疏通之材未知所濟以付
迂愚之質其何以堪惟朝廷不吝金穀之貿遷俾士民
得全性命於荒歲則夫庸陋或可冒居此蓋平章都督
僕射相公勲業格天勤勞接下持衆美効之君而不忌
任大事濟以斷而不疑主盟善類之風協濟中興之業

有如疎拙亦荷陶鎔察其臭味之同不待顔辭之接内朝燕見密借吹噓東閤開罇屢陪讌語意氣相期於古人之上規畫粗窺於高論之餘有社有民既誤蒙於推挽足兵足食更遠賴於恩輝激昂衰病之姿黽勉尺寸之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江西趙都運啓

伏審光膺帝制榮領使符揔三江漕輓之權足一路兵民之食克當委寄允屬老成恭惟都運閣學胄出神明

時推俊傑茂著風猷之美早聯侍從之華琳館燕閒士
論久推於雅望楓宸進對淵衷益注於眷懷果奉明恩
起司大計惟西江之奥壤乃南國之上游適當旱暵之
餘坐致財用之乏飢卒開口而待哺流民戀土而思歸
素欽術業之優宜寛宵旰之顧載惟疎拙獲託芘輝咫
尺清光方幸蒙恩而入覲崢嶸高義行遂承顔而接辭
欣抃之私敷宣罔既

與安撫胡侍郎啓

入覲軒墀誤被寵光之渥出臨民社叨承善政之餘行
造門庭遂交印紱恭惟知府安撫閣學侍郎儒林杞梓
天府珪璋讀書過於古人落筆妙於天下吞持荷槖有
論思獻納之忠久分虎符為禮樂詩書之帥比奉鋒車
之召將為玉堂之遊顧茲衰病之姿乃有交承之契規
摹具在遵傚奚難今將軍乃故將軍素辨榮辱之境舊
令尹告新令尹願聞獄市之言齋閤匪遥聲光在望其
為欣頌罔既敷宣

制置江西回監司郡守啓

杜門却掃方遂養痾之私推轂授師誤膺謀帥之選溫詔不容於遜避便朝仍許於對敭或云傳車已戒於啓行或云傳車仍許於造廟愧竿牘之未修辱緘題之先貺過形褒飾殊佩眷懷力疾効官幸托庇輝之德虛心奉教預深慰浣之情遠郡云聲采久違莫遂拔承之幸門闌在望第深悄仰之情江西州郡云力疾効官實賴鄰邦之助協心共治庶幾荒政之修經過州郡云假道封圻將有拔承之幸拭目符采預增慰浣之情歲律方新物華以始願精調於鼎餗以茂對於寵光頌詠之誠敷宣罔

既

賀秦相公啓

伏審顯奉册書延登揆路絲綸所播朝野交欣恭惟駿慶伏以平章僕射相公毓德高明養氣剛大臨危著難奪之節奉上肩匪懈之心頃膺考慎之求未究經綸之業果符夢卜再秉鈞衡居東三年政復歸於姬旦闢國百里日有望於名公當天步艱難之秋繫廟謨開濟之力冀異茂建於宏烈以光輔於中興某罪戾餘生衰遲

晚景山林屏跡方遠託於帡幪鍾鼎篆銘願遹觀於勲績其爲瞻詠罔既敷宣

賀執政啓

伏審光奉賛書入參大政王樞云延登右府綸言所播輿議交欣恭惟歡慶伏以某官挺杞梓之宏材蘊珪璋之粹德孫參云道義足以鎮浮文章足以華國王樞云體高明絶俗之姿稟剛大邁往之氣以聞望久孚於士論以精忠自結於主知果膺寤寐之求進貳機衡之柄王樞云峻躋省寀之地韓信之拜大將一軍皆驚汲黯之在本朝陰謀自息方國步艱

難之際實廟謨經濟之秋冀展盡於壯猷以扶持於休運某披風有素賀厦惟深未遑竿牘之脩先辱緘題之貺山林屏跡正遠託於幈幪鐘鼎篆銘願適觀於勳烈其為瞻詠罔既敷宣孫李云某披風有素賀厦惟深屏跡山林遠託幈幪之賜篆銘鐘鼎佇觀勳烈之成瞻詠之私敷宣罔既

回福建鄭運使啓

伏審運使郎中夙駕軺軒再臨閩部江山動色旌旆之重來士民歸心知恩威之素著顧茲衰病方託庇庥

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其為感愧罔旣敷宣

回臨安府張待制啓

伏審光被異恩峻陞次對綸言所播輿論交欣恭惟歡

慶伏以知府安撫待制智術疏通才猷敏劭有崇雅黜

浮之畧躬剸繁治劇之姿中外踐揚聲聞著甚作鎮南

服共推彈壓之風進直西清宜有論思之益眷遇方寵

擢任匪遥顧兹衰病之餘累辱緘題之貺慰藉良渥佩

服惟深方節序之嚴凝宜寢餈之調適佇聞休命以稱

師言頌詠之誠敷宣罔既

回宮使王待制啓

伏審寵被新恩光復舊物恭惟雝慶竊以宮使待制受材宏博毓德粹温獻納論思蚤通班於法從承流宣化殆徧歷於名藩適當艱虞之秋久困閒散之地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玉璞韞石而山容不枯惟問學之愈精致年德之彌劭果膺渙號一洗前非還通顯之華資遊燕閑之眞館玉堂金馬行當翔集於天衢大册高文佇

聞膽炙於人口某久親襟抱雅荷照知未遑翰墨之修
先沐緘題之貺其為愧佩罔既敷宣

回汪相公啓

伏審入覲明庭顯膺異數視亞傅品秩之峻備上將威
儀之多以光鄉郡之行實為儒者之寵恭惟懽慶伏以
知府少傅節使相公賦材宏達毓德粹和久依日月之
光遂感風雲之會當國論於艱難之際結主知於密勿
之中去國十年眷注之懷不替造朝三接恩遇之禮特

隆希晃篆車來恭桑梓碧油紅旆照映川原豈唯鄉里之榮觀蓋亦搢紳之盛事惟宣城之名郡乃江左之奥區民俗厚龎初豈勞於撫字江山秀發諒不廢於登臨佇觀報政之優即聽賜環之亟某久陪羈寓雅辱照知未遑竿牘之修先荷緘題之貺肅霜在候清風戒寒願精調於鼎茵以茂綏於壽祉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二

宋 李綱 撰

記上

報本殿記　求仁堂記

寓軒記　拙軒記

凝翠閣記　叢桂堂記

文鄉記　報德庵芝草記

報本殿記

佛教自東漢流入中國歷魏晉至梁其教浸盛於是雙林善慧大士出焉以大智慧善巧方便創建法藏佛菩薩語悉貯其中機運輪旋於頃刻間轉百千匝了無滯礙其有信者與受持讀誦勝妙功德亦無差別故後世語建藏者必以善慧大士為之本下逮隋唐其教愈隆然所謂經律論者猶不備也于是三藏法師𤣥奘出焉以堅固心發大誓願遠求法要耿然一身經二十年行數十萬里歷無數國土險阻艱難瀕于九死乃得至所

謂西天者講習諸法以經律論歸于此方而三乘教典始遂完具故後世語求法者必以三藏法師為之本是二大士宏闡佛教開示未來有不可稱量之功後之置藏讀經論律者多矣不能推其所自而為之報非闕典歟右文殿修撰羅公於寶峯棲雲禪院既與寶藏使信心士有所依歸又闢經堂使具眼人有所閱習深惟建藏求法二大士之功不可弭忘乃即寶藏之西經堂之後別搆小殿設其像貌而奉祠之禮也殿成求名於予

予竊謂古者以農而食則必為之祭先農以蠶而衣則必為之祭先蠶以牧馬為政則必為之祭先牧凡祭祀之間所以仁鬼神者皆推其本而報之仁之至義之盡也今右文公知二大士為建藏求法之本搆殿設像使其徒日以香花飲饍歌唄讃歎修諸供養以昭報之實古之制宜名其殿曰報本則奉祠之意舉矣惟轉是藏閱是經者於焉瞻禮得其所自知善慧大士以大千經卷轉彈指頃為立教故而不為易也知三藏法師不憂

軀命遠涉異域為求法故而不為難也發無上心而有為者亦若是則所以報之者豈特香華飲饍歌唄讚歎修諸供養而已哉予既以此告公又退而為之記以授住持真戒大師可臣使鑱諸石殿經始于宣和改元之夏告成于明年之秋可臣實揔是役者甚力而才云宣和二年七月朔昭武李某記并書

求仁堂記

李子所居之堂以求仁名之客有過而問焉曰求仁而

得仁仲尼所以稱夷齊也子之名堂取諸此歟曰然客曰子將惡乎求之曰仁者如射反求諸己而已矣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吾嘗以是求之客曰然則得之歟曰否客曰何為其然也李子曰君子之于仁其求之也易其得之也難一心之外無餘仁一仁之外無餘法內之方寸外之萬物周徧圓融同一仁體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非以其求之之易故耶然仁之為任重非彊有力

者莫能勝也其為道遠非篤行者莫能至也一出處語默之失當一視聽言動之非禮足以害仁故曰仁者其言也訒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非以其得之之難故耶惟其求之也易故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者聖人之所取也惟其得之也難故非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未有能成其仁者孔子之門弟子多矣若由之可使治其賦也若求之可使為之宰也若赤之可使與賓客言也至于仁則曰不知其仁也以仁許之顔子一

人而已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列國之卿大夫多矣若令尹子文之忠也若陳文子之清也至於仁則曰未知焉得仁以仁許之管仲一人而已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得仁之難有如此者其于微子比干箕子則稱之曰殷有三仁焉其於伯夷叔齊則稱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是皆見善明用心剛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客曰然則求之有益於得歟李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

而弗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君子之於仁也用之如水火熟之如五穀顛沛造次必於是也終食之間不敢違也當仁則雖師有所不讓成仁則雖死有所不顧夫然故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窮則善身達則善天下由自愛以至于愽愛由盡己之性以至于盡物之性而仁不可勝用矣客曰然則夫子如之何李子曰求仁者君子之所同也得仁者賢者之所獨也以仲尼固天縱之將聖然而於仁則不敢居而罕言之況于予乎雖然

嘗試與予克己之私復禮之本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則所謂仁者固已粲然畢陳矣姑盡其所以求之在我有庶幾乎死而後已又何容心於得不得之間哉客曰唯唯退而書其問答之辭以為求仁堂記云

寓軒記

梁谿居士既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於興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歊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為燕

居遊息之地而宮之傍有軒焉前此以爲過客之館蕪
廢不治因命工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以來風
飾曲欄以爲花卉之囿埋小盆以爲芰荷之池地之坳
垤者與瓦甓之破闕者牆壁楹檻之漫漶者皆以人績
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於是易其舊而名之曰寓軒大
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起如夢
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者固已寓矣
況夫奔走往來涉世而游宦乎況夫愚戇妄發負罪而

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者雖然自其細者觀之以眇然之身而寄於四方上下無窮之間雖蠻觸之國於蝸角浮漚之起於瀛渤未足喻也自其大者觀之則方寸之中含容六合無有遠邇念現前大地山河視以一眼華藏世界包以一心則雖仕宦而等於遊戲可也雖罪謫而隨寓安之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軒雖寓也其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於軒上取佛菩薩語而觀之否則取經史百家之言而參訂之否則焚

香黙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否則賓客遊從詠歌笑語以極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響佛菩薩之語亦寓也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於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荷池墻壁瓦礫皆足以助發實相而況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黙坐省循遊從詠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

梁谿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因寓意而為之記云宣和二年四月十二日

拙軒記

梁谿寢室之側有小軒焉以為燕居食息之所竹樹葱蘢鳴禽上下牕明几淨清風徐來梁谿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為子之所悅顧乃以拙名之何也梁谿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觸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

慁今予以拙謫居於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雘之飾竹樹雖美叢檜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然獨為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谿曰子欲聞我之拙乎竭淇園之竹以為簡盡中山之兎以為毫不足以載其一二也雖然嘗試為子言其崖畧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躓于危予動不知時之利鈍以底于困言出乎口紆餘為姸予獨澁訥其味淡然意萌乎心機警則臧予獨迂踈惡圓喜方學欲趨時為進之梯

嗟予獨拙抉摘杳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予獨拙參訂羣書務怪貪奇祇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沒世不復予獨偎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革民之心萬乘之威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嬰予獨藐然忘君之勢欲以螻蟻求格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為貴如不聞知緘口莫議富貴可保乃為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已遇事輒發寧復顧己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累

拙者居之等於遊戲得如嚼蠟失如脫屣凡是數者皆
拙之故其大則然其小無數雖或悔之俄而復然與生
俱生殆禀於天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
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
為真拙若予之拙其真誰如求之於古有拙於催科而
勞于撫字者有拙於生事而舉家食粥者其斯人之徒
歟客曰嘻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良醫若古之扁鵲俞
跗者飲子之神藥鑿去方心規而圓之庶幾子之拙有

瘳乎梁谿怫然不悦曰天生拙于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于拙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况於是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谿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窮愁覊旅之異於顯達也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觴一詠左圖右書究餘教于釋老味正道于吾儒庶千慮之一得收寸功于三餘抱兹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於智巧之苦與既謝客退而述之以為記因自號拙

翁云時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凝翠閣記

宣和改元之夏某備員左史以愚觸罪幸天子矜憐不忍置之斧鑕黜守筦庫使食其禄以自循省仰戴隆恩雖天地父母之施無以加也迫抵沙陽雖號僻遠而谿山秀發食有魚稻筍蕨之饒士夫多賢者方竊自幸而視事之夕民居延火幾爇官局力救獲免臨溪有閣以為征商之所是夕火焚靡有遺孑久不克搆其明年夏

邑令黃存道丞曾昂尉吳燦相與謀曰吾邑溪山之勝兹閣所得居多且征商之所不可闕也莫若因其基而增廣之公務不廢而暇日得以資登臨之樂不亦可乎於是僝工鳩材不踰月而告成楹棟牕檻完潔顯敞不侈不陋飾以黝白下瞰平津前揖七峯層巒遠岫左右環抱雲林煙草映帶連緜四望一色因目曰凝翠閣而置酒以落之酒酣某舉觴以屬二三子曰天下之事似夫偶然之中有數存焉兹閣也回祿焚而闕之二三子

搆而成之罪戾之跡又適來此爲之名而書之皆似夫偶然而實非偶然者也溪山風物之美無窮也而二三子官守有時而去也罪戾之跡雖已廢斥異時儻緣恩霈得歸養親以自屏於山林亦不長繫于此也茍不記其歲月何以示來者且慰他日追念遊從眷眷之思乎子爲我具碑材請以鄙文記之皆應曰然已而碑材具乃述其始末與相告之辭以爲之記時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谿居士李某記并書

叢桂堂記

元豐中泌陽人有得詩一絶于夢中者其詞曰吾廬仙桂作叢榮紫陌先登歷幾春今日月娥親付與黄金榜上第三人後數年而了翁登第與詩語合乃知此夢之祥端為陳氏設也了翁同祖兄奉議公欲取詩語名所居之坊而不果其子正式居憂多暇葺隱圃小堂而新之堂之左右有桂數本蔚茂芬芳因以叢桂名之從先志也堂成裁長牋叙其所以來謁予求大字牓楹閒且

乞文以記其事予不得已而為之言曰夢與覺一理也我與物一心也知夢覺之無二理則知未然之事兆於夢寐者初無今昔之殊知物我之無二心則知在此之祥見於彼夢者初無自他之別蓋自其虛幻假合者言之則有為之法無非妄者況於夢乎況於他人之夢乎自其妙湛圓明者言之則真不離妄妄即是真自夢夢宅亦無差別了之者為聖果而此本不增故雖他心宿住無所不通而達諸法空未嘗執着迷之者為凡夫而

此亦不滅故雖塵勞妄想無所不閡而其夢寐精神與
天地流通亦能顯發未然之相故若叔孫之號豎牛永
叔之繫石馬後皆果然世之人指此以為默定默定是
也定之者其誰耶殊不知妙湛圓明周徧法界同一真
體更無別物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為豈有前後間斷
差別法耶由此推之則過去未來現在三世之法亦若
是而已矣夫叢桂之詩為陳氏祥而夢於他人應於數
年之後若合符節此見夢者此得夢者此應夢者嘗試

以是觀之正式字輿宗年踰六十風度夷曠嗜作詩得前輩句法於它事一不問晚得子雖幼而岐嶷夙成宜善教之叢桂之祥不一而足必有在矣宣和二年五月十六日梁谿李某記并書

文鄉記

文鄉自開闢以來有之不知其分域之廣幾千里也其土居天地之中得陰陽之和氣其民多君子明於理義思深而慮遠其習俗溫厚華藻自然爾雅好辯而善謀

其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有詩書禮樂之説天文地理律歴刑法之術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之名俎豆鍾鼓舟車器械之數罔不畢備游其鄉者餐和而飲徳神凝而心醉超然自得不知有饑渴之患寒暑之變也可以終其身而名後世是以君子貴之然其風俗隨世升降必有一鄉之豪傑相與倡和從而振起之方堯舜三代之世文鄉大治深醇雅正有灝灝噩噩之風當時非特朝廷之上知褒文鄉而旌表之也雖婦人女子小夫賤

隷亦往遊焉周衰孔子與其徒為之主盟而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故其言曰天之將喪斯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葢其自任之重如此下逮戰國文鄉浸衰深醇雅正之風變而為從横捭闔之俗獨屈原宋玉之徒崛起其間頗有古意博辯瓌麗未免有感憤譎怪之作識者謂體慢于三代風雜于戰國乃雅頌之慱徒而詞賦之英傑不其然歟秦燔詩書殺豪俊漢祖提三尺劍由馬上得之當是時文鄉幾絶頼天下平

定賈誼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班固之徒出焉而文鄉復振歷魏晉至隋習俗靡麗卑陋淺無足取者及唐韓愈倡之柳宗元和之排斥百家法度森嚴而文鄉凜然與漢相望宋興剗五季之餘習歐陽脩以古作導之于前王安石以經術成之於後而蜀人亦有以奇辭佳句鏗鏘於其間者是以文鄉之盛接武三代而下視漢唐為不足多也然則自漢以來數君子者其皆一鄉之豪傑歟比年豪傑不作文鄉浸復衰弱委靡不振豈其

遯伏山林沉潜下僚埋光鏟彩而不肯出乎予將遊其鄉而訪之故為之記

報德菴芝草記

鄧純彥昆弟相與築菴於先運使公新墳使釋氏之徒焚修以資冥福予為名之曰報德菴未幾有芝十數本產于菴中無木石即土而生礿頗柔脆浸以堅實輪菌離奇其色曄然純彥以語予且求文以記其事予竊思今夏芝生于鄧志宏家枯梅榦間凡十餘本而未已今

又生于報德菴二家方居喪力治襄事葬其親不失時芝草之祥端爲此致不然曷爲而來哉始予㧡沙陽詢耆老以邑之習俗皆云俗多緩葬其親權厝淺土有至于數十年而大事未集者予詰其故則曰俗以風水禍福爲信然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以故不决又所以送死者厚修佛事待賔客治墳墓其費不貲力不足者耻其不若人因循遷延以俟其力之可以葬而不知年歲之積也予喟然歎曰習俗之弊乃至是耶古者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端為亡者設耳傳所謂謳言水著言市者是也後世始有風水禍福之説治其術者遞相毀訾以求自售借使一家有數兄弟則必曰此利於長而不利於幼宜於仲而不宜於伯從而惑之則是終不可以葬也昔楚昭不肯移禍於其臣晉悼不肯移害於其民而君子以為達奈何欲邀福于身而不葬其親哉拘忌陰陽歲月時日之非唐呂才論之詳矣請試舉其大概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皆以會葬之多

寡遠近爲制是未嘗拘于歲月也魯葬定公遇雨不克
而易日鄭葬簡公而司墓之室當道毀之則平旦而窆
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命勿毀窆以日中是未嘗拘于
日時也隂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畏假於歲月日時以
售其說何足信哉若夫送死之厚因以不葬則又失其
本矣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也孔
子曰啜菽飲水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懸棺而窆以其
所以葬葬之至也今以修佛事待賔客治墳墓力爲未

足而使亡者不得反其真豈不失其本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風水禍福與夫陰陽歲月日時之說世俗有之姑用其術而勿泥焉可也今純彦志宏家實能如是則芝草之祥出而表之若有陰相之者蓋將示人以移習俗之獘故予因為之記而及此庶幾緩葬者有感于斯文信而行焉芝且生子之室矣宣和二年八月五日梁谿居士記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二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三　　宋　李綱　撰

記下

松風堂記

毘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蘄州黄梅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教外别傳正法眼藏自達摩西來至忍大師為震旦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由一燈傳百千燈至于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耶蘄州黄梅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為天下名刹而法堂歲久雲蒸木腐

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蔡氏聞而喜捨
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新堂之高五十有
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脩梁虹亘層簷翬飛宏博嚴
麗遂爲淮右諸刹之冠經始於宣和壬寅之秋落成於
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也成之者長老宗紱也堂
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命居武昌假道溢浦紱不遠
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謂紱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
佛菩薩爲法出世如夢如幻况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

土木之所假合丹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為法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其法然也以何為説撞鍾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答敷演舉揚是説法耶瞬目揚眉拈槌舉拂屈伸動静四威儀中是説法耶德山棒臨濟喝祕魔乂石鞏箭是説法耶夫説法者實無所説而聞法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為贅矣而又何以記為哉綖曰雖然

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以聲音言說而為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為佛事者此堂倚白蓮峰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塏具勝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墻壁瓦礫咸助發機妙法宣明不假開示至於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應機接物縱横舒卷或語或黙無非第一義者夫言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即夢幻而作佛事乃佛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紀歲月作大字牓楹間使遊方具眼衲子登斯堂者有悟入

處向上事直下承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瓌然一笑乃為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記

澧州夾山普慈禪院轉輪藏記

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示權顯實説三乘法度無量衆將入涅槃以正法眼付大迦葉使之流布無令斷滅所以顯發四十九年隨機接物實無所説應得度者本自圓成亦無所得諸大弟子佛滅度後相與結集

修多羅藏及諸菩薩制律造論助發實相藏教乃圓譬
如寶山莊嚴殊勝皆衆妙寶所共合成而大迦葉以正
法眼展轉傳授至于達摩流通震旦不立文字直指心
源見性成佛譬如一燈傳百千燈光明相續無有窮盡
彼衆寶山非大法燈之所照燭則不明了故以具眼而
閲靈文以法印心如印印泥小大方圓不差毫髪是則
名為具看經眼不如是者變為多相則諸佛説反成魔
説有大尊師善慧大士以方便智設妙圓機創轉輪藏

以貯佛語及菩薩語關機斡旋周行不息運轉一匝則與受持誦書寫一大藏經教等無有異夫一藏教其數五千四十八卷一偈一句含無量義其有受持讀誦書寫非積歲時晦明寒暑不能成就云何乃於屈伸臂間運動機輪而得圓滿應觀法界一切惟心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法即是心心即是法心法如如非一非二則一念之際功徳周圓與久遠時無有差别了斯法者於一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念頃轉如是

經百千萬億況此法藏現前運轉自然能護不可思議
勝妙功德以是義故輪藏之興周徧禪剎與諸有情作
大饒益澧州夾山普慈禪院傳明大師演化法席十方
禪侶嚮赴雲集具大藏經獨無輪藏惟大比丘長老善
能興崇寺宇規模建立而荆南府故能仁寺改為官舍
有舊經藏制度精好澧倅吴君適至其處乞歸付之為
天申節祝延聖壽道場之所刱大寶殿芘覆安設相方
面執慱廣嚴麗檀信施財匠石獻巧水漂巨木材皆香

楠以充殿楹溪出巽石形如覆鐘以奠輪趾衆緣和合不日告成金碧相鮮炳煥殊特諸天宫殿大地山河磅礴穹窿與藏迴旋諸大菩薩及護法神宴坐奔馳與藏往復互相戛摩出大音聲演出苦空無我妙義凡見聞者靡不蒙益而況發心精誠歸嚮由一轉藏至百千轉旋見關機反觀自性轉貪恚癡為大智慧頓悟圓通證無上道夫何疑哉有一居士其家梁谿謀身拙故罹諸憂患去國漂泊經湘沅閩闉是比丘大作緣事以身所

有隨喜而捨捨諸身業為書藏額捨諸意業為作藏記捨諸口業為說藏偈三業皆捨願從今去永斷諸業罪障消除得無生忍時此居士遥瞻寶藏而說偈言

我觀大藏教三乘十二部廣為衆生說皆是諸佛語禪宗指心源不立文字相見性以成佛豈與佛語違了心即了法心法本無二已具看經眼乃可閱靈文諦觀諸佛言無一不然者如以印印泥從横皆契合此心未明了欲于紙上求如入海算沙歷刼無是處心迷諸經轉

心悟轉諸經是故學道人明心以為最我觀轉輪藏衆
寳所莊嚴排斡隱機關周行無滞礙山河隨地轉宫殿
與天迴諸龍及鬼神蟠結以衛護璀璨種種色發生大
光明蕩摩出音聲演説微妙義佛語菩薩語寳函秘其
中運動不崇朝而轉無量亟一心生萬法萬法惟一心
心念已周圓功德斯成就藏輪表諸法法輪轉於心是
故瞻禮人當觀能轉者我觀夾山境清淨古叢林精進
老比丘能作大縁事諸縁和合故指顧寳藏成寳藏成

既然一切法亦爾仰祝聖人壽後天無有邊俯利諸含生神力不思議稽首如來藏及諸菩薩等坐于微塵裏轉廣大法輪刹那於是經能轉千萬億方便解脱法化度諸有情於一彈指間洗滌千刼罪是故我皈依回心無上道

武威廟碑陰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儋耳既北歸作漢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于嶺表廟食海上為往來濟者

指南辭意瓌偉自作碑造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葢闕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宗之攝祭病卧館中默禱于神冀時儻得生還往反無虞嘗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考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詰旦次瓊莞恬無驚憂後三日祗奉德音特恩聽還疾良愈躬禱行宮卜以十二月五日己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己卯之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

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船安如枕席海色天容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北岸乃知神之威靈肸蠁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諉郡守董侯總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叙所以蒙神之休者志于碑陰式告觀者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號別廟邳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故并記于此歲次己酉季冬十二日武陽李某記

遊羅浮山行記

武陽李某歸自海上艤舟泊頭鎮遊羅浮山憩寶積延祥寺飲卓錫泉見五色雀暮抵冲虛觀月下望麻姑峯秉燭觀稚川祠堂丹竈有老道士嘗識東坡呼與語久之乘月而歸鄉人游有同來男宗之從行建炎庚戌歲仲夏望日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嶽廬阜號爲瓌偉秀絶

者多為浮圖氏所居名藍巨刹緜亘相望至于下州小邑一巖一壑搜奇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有開士法眼清淨道行高潔為一方之所信仰乃能披榛棘剏道場肇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於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曰瑞溪有山焉三峰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豊巖東曰瑞光巖中曰羅漢巖岌嶪嵌空鼎足而列皆有蘭若建於其下不塗墍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

玲瓏泉石草木幽奇芳潤疊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
廻路轉巖洞乃出謂造物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
中獨瑞光巖興於近年盖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
武農家子礿不知書大觀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
出家時節因緣且咨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
書作偈頌道未然事多驗既落髮受具戒居雙林院遠
近嚮風戶外之屨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
謁定光古佛道出泰寧夜夢紫袍神人告之曰師此行

宜住瑞溪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鄒捍迎師以居豐巖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既而同遊前巖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儻有意駐錫於此當為創築精廬以垂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三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跡者還為道觀聽以舊額建寺他所而郡之丹霞院應改朝請大夫權郡事陳侯紹移額於巖中以成師志寺因號丹霞先是巖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集賢殿修撰羅公時時師

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為目其巖曰瑞光且施財率
衆力而新之為門為殿為法堂為丈室於中為鐘樓為
廚為庫於左為華嚴閣為應真閣為僧堂於右皆規模
叢林具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炳煥一旦出豈巖羅漢
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真勝地也宣和初余以左史
論事謫官沙陽殿撰羅公方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
容口因寓書以偈頌相往來迨建炎末蒙恩歸自海上
來居泰寧始與師相識嘗訪於巖間為留宿賦詩而後

迄今年春盜起鄜郡余徙長樂未閱月邑遭兵火焚爇殆盡獨三巖歸然棟宇如故豈非神物護持師之道力有以感格之耶其秋以書來求余記之余既雅重師為人又愛巖壑之美記其敢辭然竊怪近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見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與同時偶有其人則又不甚信重類多如此何獨浮圖氏哉書于記末庶幾覽者有感于斯言紹興元年辛亥八月五日記

汀州南安巖均慶禪院轉輪藏記

浮屠氏之流善衛其法而尊其書凡所建立多克有成
操術公用心一也佛菩薩語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創
大藏以貯之籤架函複纖悉備具有誦讀者盥手焚香
整衣斂坐卷舒出納惟謹又以方便設為機輪使之旋
轉種種嚴飾悅可人心俾見聞者自生恭信衛其法尊
其書致嚴如此凡所建立費鉅萬計寸積銖累仰施于
人鳩工掄材不計程度期于滿意一有倡者衆皆和之

大者領袖小者輔翼前者規模後者承繼知因果罪福而以利衆為事無忌嫉心無沮壊心以是義故多克有成雖儒衣冠在士大夫之列者不能無愧于兹非操術公用心一能若是乎建炎四年夏余蒙恩歸自海上由梅川以趣閩中道南安巖均慶禪院瞻禮定光古佛遺像退歷殿閣循東廡見新創轉輪寶藏制度精巧堂宇靚深自嶺嶠以南未之有也詢其故則景淵寶譙二僧同發心募衆緣之所造因呼而告之曰今天下兵革未

息盜寇蜂起凡通都會邑名山奧區所謂大禪刹者焚
爇摧毁盪不可勝計其間經藏金碧相輝化為灰燼瓦
礫之場者多矣子方區區勞心費財以營此乎二僧相
顧而笑曰世間之法成壞相因壞者自壞成者自成吾
知辦吾力以成吾志而已豈以彼之壞而廢此之成哉
余頗愧其言經從臨汀邂逅郡倅許侯端夫因以語之
許侯好佛者也聞而喜曰微二僧用心之固無以成此
藏之瓌奇微公燭理之明無以知僧言之可取願求公

記以貽後人余諾之明年夏余攜家寓長樂許侯以書來請曰藏成矣公無食言乃為之書紹興元年歲次辛亥六月十八日記

松風堂記

梁谿病叟蒙恩歸自海上紹興辛亥之夏始挈其孥寓居長樂之天寧寺寺踞南山棟宇宏麗回睇城郭江山環複盡登覽之勝然面勢北鄉南風不來夏秋之交歊蒸欝勃雖有高簷廣廡如坐甑中病叟益不能堪其明

年乃規模逃暑之地於方丈之東得屋數楹高顯新潔而寺僧以墻壁壅之限為小室居眛眛也意其後必有異乃始闢而通之短垣之外與山巔平青松千株森列蒼翠風度其間聲韻蕭瑟入軒牕拂懷袖穆然瀏然信乎能濯執熱而慰人心也因命易柱以梁甃地以甓鑿頑石剪榛蕪植幽花理脩竹日與賓客嘯咏其上遂為一寺之勝化煩溽之地為清凉之境皆謂得未嘗有乃目之曰松風堂蓋紀實也昔柳子厚居永州龍興寺作

西軒記言鑿西牖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羣木之杪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真智即羣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豈異物哉吾於斯堂亦云堂成未幾被命帥長沙宣撫荆廣具奏辭免有旨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得已力疾上道戀戀不忍去然憂患之餘衰病日加實不足當委寄之重方再有請冀蒙矜憐得以養痾山林終遂其志則久假是以遊處未晚也姑為文以識之壬子歲閏夏八日記

毘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

古之君子進而在朝則樂行其道退而在野則樂遂其志窮通不同而所樂非窮通則中有所養而外物不足以移之也今夫位三旌禄萬鍾致君澤民功大名顯此進為撫世者之所好也然是有命焉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退則富貴寵利不得而執也就藪澤處閑曠怡性養壽逍遥無為此退居閑遊者之所好也然是亦有命焉亦不可以力致也時適當進則山林臯壤不得而留

也所養者至則所守者固進退窮通且為晝夜寒暑之序矣昔者伊尹起於畎畝傅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此數公者方處窮約其意曷嘗不欲兼善天下哉既而遭時遇主風雲感會自致青雲之上其所守者初無異于窮約之時也昔者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於陵仲子辭為卿相而為人灌園漢之二疏辭為師傅而告老以歸此數公者方處富貴其意曷嘗不欲獨善其身哉既而脫屣軒冕高尚其事自得於寂寞之濱其所守

者初不異于富貴之時也進退兩忘而不為之變夫是之謂中有所養與夫小人進則以饕富貴而欣欣退則以失權利而戚戚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故天章閣待制張公以文學取科名以才力精吏事當嘉祐間將漕河朔致位侍從風績之著為時名臣竟以直道齟齬進不極任一旦引年謝事而歸故鄉在朝諸鉅公賦詩以寵其歸者三十餘人公即所居之西偏建亭榜之曰養素盡以詩刻石置之亭上治園池藝花竹日與賓客相

樂飲酒圍碁鼓琴嘯咏脩然忘老此真能不以富貴窮通累於胷次者可謂知所養矣迨今六十餘年經兵火亂離之後亭宇頽弊殆將弗知其孫收之懼先德之或隳偫工鳩材因其規模而增廣之凡土木瓦甓之朽腐破闕者園池花竹之堙廢荒蕪者葺理培植煥然一新既落成矣以書抵長樂求余文記其事余告之曰凡物之生動者植者必資于養乃熟乃成其在根荄所謂枝幹華實者已具養之而至於高大其在胎卵所謂視聽

食息者已全養之而至於壯者因其所固有而充之非外鑠也君子之所養亦然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之爲義大矣哉今攸之喜節義重然諾年踰耳順志意不衰晚得一官困于州縣而議論挺挺不可屈郭外之田不足以餬口而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固已加於人一等矣殆於孟子養氣之說槩乎嘗有所聞以不愧先德命名貽訓之意耶余方避地留滯閩粤異時

西歸相與登斯亭握手一笑庚幾與聞一二以自警焉因次序其說以為之記待制公諱顯之其先自江南歸本朝家於毘陵牧之名牧靖康中朝廷特命以官今為右廸功郎監常州稅云紹興五年閏月既望具位李某記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四

宋　李綱　撰

序一

易傳內篇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為易日陽也月陰也月遡日適一晝一夜相推而生明陽竒陰耦一剛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易者葢專以變易為義先儒謂易含三義有不易簡易之意者非也故自太極兆而為竒

耦自奇耦積而為乾坤自乾坤索而為六子自八卦相
重相錯而為六十四卦無非變者六爻之義易以貢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
變所適此所以謂之易歟易也道也神也異名同實其
旨一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
神三者渾淪而不相離語其大則範圍天地語其小則
充足毫末刻彫衆形槖籥萬化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
心至於無心莫不綜攝乎此則易之為書何為者耶載

此而已剛柔有自然之體奇耦有自然之數上下内外有自然之位進退往來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虚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載天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聖人察卦爻之變因其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以愛惡情偽之相感為吉凶悔吝之端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為治亂安危之本其所以告人使避凶趨吉雖不離于日用之間而精義入神有出于思為之表和順於道徳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盡心也周官太卜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則自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已陳矣連山夏易也以艮為首故曰連山歸藏商易也以坤為首故曰歸藏孔子觀商道于宋得坤乾焉蓋歸藏之書然而讀易韋編至於三絶作彖象文言諸篇以賛明之則三易之書至周易而後大備故韓宣子適魯見易象及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徳與周之所以王矣易卦先後之序與彖爻之辭皆文王造始而

周公續終之故有王用亨于西山箕子明夷利貞之語不然韓宣子何以知周公之德哉孔子於易其說尤詳而論語記羣弟子問答獨罕及易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以詩書執禮為雅言則易罕言矣豈非易者天道所在而性與天道雖子貢亦有所不得聞故耶秦焚詩書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存今餘經類亡闕而易獨為完經蓋天相之以垂訓于萬世使一卦一爻有不備者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漢晉間如九師之流一主

於象數而不稽義理故其取象蔓衍迂濶多悖聖人之意自王輔嗣以來及近世學者一主於義理而不求象數故其訓義與象相違因失聖人之意者亦不為少二者胥失也夫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舍象數以求意是由舍筌蹄而求魚兎捐麴糵而求酒醴也魚兎得然後筌蹄可忘酒醴成然後糟粕可棄故必質諸象數而不謬考諸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闢無所滯礙然後聖人之意可見焉孔子

彖象葢原之矣然而象少義多者深其阜䏚其根幽其所以然使學者精思而自得故也余以罪謫海上端憂多暇取易讀之屏去衆說獨以心會即象數之幽䏚究理義之精微于以窺聖人之制作燦然如據璣衡以觀天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文吉凶妖祥之理皆可歷數而周知喟然歎曰不學易而涉世其蹈禍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窮聖經于荒絶之鄉心醉神開恍若有授之者豈非幸耶昔人作易於憂患者非特智慮不用于時欲

有所表見於後蓋亦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然後思深慮危足以發難言之妙藴以貽範於將來余雖固陋困窮流離之甚其敢忘此乃以所妄見者著易傳内外篇訓釋上下經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總論合為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行數二合為十有三卷凡二十有三卷雖未足以測聖人之意然發明易學必由象數以極義理之歸庶幾或自此書始也引義比類反覆參錯文辭繁費所不得已覽

者取其意而勿誚焉可也書始于建炎嵗次己酉中夏時赴謫所南征次欝林成於庚戌季春時自海上北歸次寧遠凡朞年云謹序

易傳外篇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本於數而數不與焉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數無于象故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占而鼓天下之動則存

乎辭辭所以該極象數各指其所之而明吉凶以示人者也古之學者必備是五者然後足以窺聖人作易之旨故有推步氣候律歷之學所以知數也有正卦互體俯仰之學所以觀象也有卦變時來消長之學所以察變也有五行世應遊魂歸魂之學所以考占也有訓詁其言解釋其義之學所以修辭也近世學者唯尚言辭務明其義而象數變占之學皆失其傳則不得聖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變具在含蓄妙意發揮至理示人

甚明顧弗深考而占筮術數之法載於經傳者班班可見苟能精以思慮黙契于心則古人之學不難到也聖人作易之旨雖非即此而可窮亦非舍此而能得不鑿不拘唯其是之為從而已余年運而往行將知命學易於憂患之中既以所妄見者為之傳又作釋象七篇明變一篇訓辭二篇類占衍數各一篇合十有二卷目為易傳外篇以解剥易體庶幾聖人難盡之意或因是而可窺至於洞象數之表達變通之幾占筮之巧妙辭義

之精微有不可以筆舌傳者則覽者當自得焉葢易者學道之筌蹄此書又學易之筌蹄魚兎已得則筌蹄雖忘焉可也書始于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時謫居海上行次雷陽成於四年之仲春時蒙恩北歸行次容南凡半年云謹志歲月總其大畧為之序冠于目録之首

釋象序

易者象也猶天之垂象經緯昭回環布森列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皆有名數分域燦然以示人故天

之高也其故可得而知則以象知之也善占天者必審其名數辨其分域知象所在而謹察之然後天意可推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角為尾以味為翼以斗為箕以紫微皇極之居為太微三光之廷其相去遼絕可勝言哉易象亦然奇耦相交而八卦之象立八卦相錯而六十四卦之象生六爻相雜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備正取之為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八物旁取之則天地之間百物不廢其在天者日月之盈昃星斗之

斡旋雲雨之升降氷霜之凝結無不取也其在地者丘山之叢聚川淵之流止井邑田野城墉衢巷之制千盤陵陸泥沙谷穴之宜無不取也在人則取於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朋友之倫在物則取于羽毛鱗介草木華實牲醴膏血之品取諸身者耳目鼻口心思之于五官頂顖輔鬚頰舌之於元首胸背膺腹之於體拇趾腓股之於足莫不具焉取于器者樽簋之屬以為禮弧矢之屬以為威牀几桃梶之屬以為安車輿輪輻之屬以

為行簪紱裳帶以為服饋餗酒食以為養瓶甕繡幕之於井耳鉉趾足之於鼎莫不有焉以禮為象則有祭祀賓客婚媾田狩征伐之類而五禮備矣以政為象則有刑法慶賞告命官使事功之類而庶政舉矣動靜取舍進退往來内外小大先後初終一話一言象皆存乎其中大矣哉易之取象之多也夫八卦錯則六十四卦之才殊其所以為消長盛衰治亂安危聚散通塞者亦殊也六爻雜則三百八十四爻之情異其所以為愛惡相

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者亦異也卦者時也爻者人也所遇之時所處之人既不同則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是非利害其象亦隨而變焉此取象之所以不得不多也聖人設卦以觀象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斷吉凶而盡其言因有是象則命之以是辭豈苟然哉辭具難言之象而象含無盡之意深考而諦觀之聖人之意蓋昭然矣舍象以求易是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也可乎哉夫象者像也猶之象設擬形容而象物宜使觀者有所考

耳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傅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死鼠此求象之不可以不察也制器者因規以為圓因矩以為方而後可以議方圓于規矩之外也作樂者因律以名陽因呂以名陰而後可以知聲于黃鍾大呂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闕一不可及其至也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不能察其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兔得筌蹄捐醇精流糟粕棄此為得象者言

而非求象者之事也自王弼有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論深斥象數之學以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義無所取而近世學者遂廢象而不談不能知象因失聖人之義多矣殊不知象明而後意可得意得而後象可忘求象未得遽欲棄而捐之不亦過乎互體卦變之屬其所由來古矣考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理與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說不誣第漢晉諸儒計之不精索之不切一泥于象而不求義蔓衍迂濶反

害聖人立象之本旨今具書已罕傳而爻象之象具在可推而得冥搜遠紹惟其是之從而勿泥焉可也夫天象可觀而不可窮易之象含天下之至賾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詎可俄而測哉錯雜以觀其所同比類以求其所異由顯以知隱由邇以擬遠由支離以會歸於簡易則聖人精微之意若合符節矣作釋象

明變序

易者變也自乾坤變而為八卦自八卦變而為六十四

卦自六十四卦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無非變者其法起于七八之數而已九爲老陽其策三十有六六爲老陰其策二十有四陰陽之老必變故得九六之數則動而有所之七爲少陽其策二十有八八爲少陰其策三十有二陰陽之少不變故得七八之數則靜而無所適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所以明吉凶以示人者因其動而已故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曰吉凶生焉又

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然則重六畫以成爻統六爻以成卦積六十四卦以成易所以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其有不存於變者乎孔子論易之變有兼變化而言者有獨指變而言者蓋物之生由乎化者也物之極由乎變者也陽極生陰則在陽為變在陰為化故凡陽老而之陰者皆剛變而為柔陰極生陽則在陰為變在陽為化故凡陰老而之陽者皆柔變而為剛剛柔相

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此兼變化而言之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此獨指變而言之也夫陰闔陽闢其極皆變使化而無變以裁之則天地萬物何以相禪于無窮爻以傚此故曰爻也者言乎其變者也由爻之變故卦以之變由卦之變故易之變備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象不同而聖人繫之以辭亦異者莫不一寓于變然而又有專取變以為彖象者若井之改邑不改井之類是也有專取變以為爻象者

若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之類是也以至消長進退之序俯仰盈虛之體應比遠近之勢愛惡取舍之情即其變而觀之易之理葢昭然矣作明變

衍數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道降而生物無非數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易闢而生卦無非數也造物者本象以出數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數非象不立作

易者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象非數不明二者相為表裏而已天下之物不逃於數天下之數不外於象天下之象不遺於易故易之為書該極象數以冒天下之道者也數起於蓍蓍以七運而四十九之用圓而神數成於卦卦以八周而六十四之體方以智揲蓍以知策推策以定爻因爻以設卦而易之能事畢矣陰陽有老少此策之數所以殊也剛柔有微彰此爻之數所以别也自天一至天五生數也自地六至

地十成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奇耦相推演而五行之數立矣一三五七九天數皆陽也二四六八十地數皆陰也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成矣乾履一于西北巽戴九于東南艮東北而左三坤西南而右七離二震四上峙而為肩坎八兑六下承而為足河圖九宫天極之數積矣氣有司間而上下左右之分辨精有專散而風雨寒熱燥濕之化彰乾兑之金位于西而盛于西北震巽之

木位于東而盛于東南離火有君相坎水有降升坤艮之土有始終五運六氣坤樞之數行矣乾坤包六子而納甲之法生五行歷十二辰而納音之法備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有高下損益之制律法出焉參天兩地迭相乘除有章蔀紀元之術歷法肇焉故以卦當日晝夜各一則為爻十有二者辰也以卦當月六日七分則為三十者日也以卦當時震兌坎離分主春秋冬夏則為爻二十有四者氣也以卦當年陰陽二卦相交於

冬夏二至則為爻十有二者月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故莫不筦攝于此故明于易之數者順以數往逆以知來察天人之際於掌握之間洞古今之變於談笑之頃究觀物理與神為謀其故何哉天地之覆載陰陽之生殺日月星辰之運行晦明寒暑之代謝山川之流止動植之死生事之因革器之成壞人之窮達壽夭世之治亂安危帝王之興衰君子小人之進退消長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故數也者成

變化行鬼神雖天地之大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極數之變執神之機在璇衡以觀大運據會要以知方來則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若影響之於形聲夫何疑哉漢之揚雄張衡唐之魏伯陽邢和璞本朝之邵雍皆深於數者故雄作太玄衡著靈憲伯陽有參同契和璞有頴陽書雍以先天圖作皇極經世皆宗于易而輔翼推明之至數所在信如蓍龜不可誣也精微之幾不可以言傳姑取其可陳者

著于篇作行數

類占上序

人心神明之府天地之鏡也萬物之鑑也虛而靈寂而通固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所不能然者物蔽之也故必假于蓍龜神物然後能知之龜曰卜蓍曰筮卜所以兆象也自陰陽五行之象交感而生爻者為雨霽蒙驛克故卜之用五筮所以兆數也自陰陽五行之數錯綜而成卦者內為貞外為悔故筮之用二卜筮之用以其

從違斷天下之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蓍龜易之道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卦爻之變專以筮為主者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神明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本于數而數本于蓍故也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連山歸藏以靜為占故爻稱七八周易以動為占故爻稱九六七八者少陰少

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盈故靜而不變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陰陽之老盈而已極故動而變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易以動為占所以卦爻之辭其變不一者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變則其占用所變之爻辭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六四爻變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之類是也二爻至六爻皆變則其占用變卦之彖辭穆姜筮居東宮遇艮䷳之隨䷐六二不變外餘爻皆變曰是在周易隨元亨無咎之類是

也六爻皆不變則其占用本卦之彖辭晉公子重耳筮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之類是也古之占筮以辭為主而又論卦爻之體若畢偃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為公侯卦之類論卦體也若晉成公筮歸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之類論爻體也率之以卦爻之辭揆之以卦爻之體而凶吉之理明矣後世占筮有世應之說有飛

伏之候有歸魂遊魂之法有納甲納音之術有星躔氣候之數以五行之生克比和六神之王相囚廢決定吉凶而京房郭璞焦贛之流又各以其術制易林春秋占法殆廢至近世則諸家之術亦失其傳所謂以卜筮尚其占者或幾乎絶可勝慨哉惟依古法主卦爻之辭而兼論其體參以諸家之術庶幾得之今掇取六經春秋傳國語所載占筮及諸家之術可用者史氏所傳占筮術數之精微者著于篇作類占

類占下序

卜筮術數藝成而下與醫祝同科然談極象數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聖人之道在焉推原天地陰陽五行之理於卦爻之間逆知吉凶若合符節雖千里之遠千歲之故可坐而致至矣哉妙于此者又能將之以道義如司馬季主嚴君平飾之以藝文如管輅郭璞巧發奇中如隗炤趙達預言期運如鄭相如桑道茂尤可貴重昔太史作日者列傳蓋有意推崇之因取西漢以來至于五

代史策所載卜筮術數之精微者掇其大要著于類占之末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四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五　　宋　李綱　撰

序二

棲雲院新修印心堂名序

右文殿修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峯棲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貯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于藏殿之西相地爽塏搆大經堂集諸淨侶同閱祕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實相誠勝事也堂成以告梁谿李某曰子其為我名之某後進晚學不足以知佛法深意辭不獲命則為之言曰昔菩提達摩得正

法眼藏於西天祖師而來震旦為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無諸修證見性成佛宜于經教在所擯弃乃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付之二祖曰此經可以印心祖祖傳授以為心法是知禪教相融初無二門心語相印亦無二法豈特楞伽四卷為然哉諸佛菩薩為一大事因縁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大千經卷億萬句偈自然演出無量妙義以我所得正法眼藏返觀佛語及菩薩語譬如以印印泥圏模點畫

脗然契合然後乃知心外無佛周徧法界同一真體第一義諦何以故文字言說皆解脫相無差别法故以是看經是則名為具看經眼今右文公深植善本信根堅固了達諸法深妙之義超出世間得法眼正而能慇懃教典建藏搆堂與具眼人結看經社精進勇猛無復疲厭豈非以經印心如菩提達摩之所謂乎伏請名堂曰印心堂某既已名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意獻于公且告後之學者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謹序

鄧公新墳菴堂名序

予䢜聞南陽公之賢推為前輩舊矣罪謫沙陽公已捐館舍不及識而識公之子靚觀相從甚厚一同同遊寶峯棲雲禪院去公新阡不逺因縱步往觀峯巒環抱而竒秀松梓行列而葱青土木之功方興而未畢也有堂直墓下以奉薦享有菴居墓傍以修佛事宏壯嚴潔足以昭孝思而垂久逺予竊嘉之於是靚觀同辭而前曰先公蓄德好學老而彌篤仕不過部使者而宗族推其

仁鄉黨服其義士大夫重其節退居閒處凡十餘年而不幸即世諸孤藐然縗絰之中念慈顔之永隔而追報之無所也竭力以奉襄事幸已就緒葬有日矣惟是搆堂築菴未有以命之以慰無窮之思也願吾子為之名且以文序之將存没是幸予辭不獲已則取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者名其堂曰永慕堂取諸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名其菴曰報德菴夫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親喪而能自致其力者如此

則所以慕而報之者必有在矣以公之積慶而多賢子
異時顯白當世為前人光必不乏人予雖罷癃方屛
跡於山林尚庶幾見之因其序所以名之之意俾刻諸
堂知為是名者實自梁谿云宣和二年四月望日梁谿
居士李某序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江南諸山廬阜為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竒峰秀嶺綿
亘連絡不可名狀號為山林瓌偉絶特之觀士夫有高

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泛江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雖竊有願遊之志而不果往晝卧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峯巉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態意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裹糧來遊以償夙願不難也迨今八年薄宦羈束願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束裝呼僕不遠千里而往遊之觸隆暑涉長道不以爲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瓌偉絶特之觀而已哉兹山之南有人焉脩行如幻三摩鉢提歷

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為毁譽之所動揺其容渥然不為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久而益明其氣完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為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不起居輕利不世事可忍不云何脩菩薩道云何行菩薩行願得居士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叟歸其有以語我來若夫山林瓌偉絶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遥徜徉騁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裒集次第併以示

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為之序以識別宣和庚子仲夏十有一日䟽武李某序

鄧氏新墳菴堂名序

栟櫚鄧肅一日造予請曰先子力學砥行有聲場屋間不幸捐館舍卜兆于沙溪之南將葬矣而肅終鮮兄弟愽煞哀疚之中竭力營辦幸克有成今即新阡建堂以奉祭祀之事結菴以修香火之緣願夫子名而書之以光存沒予來沙陽雅聞南夫之賢恨不及識而與栟櫚

遊甚厚義不得辭為名其堂曰思遠堂名其菴曰顯親菴且告之曰人子之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子道備矣故君子居喪則讀喪禮既葬則讀祭禮而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言語思其所嗜肅然如見其容色慨然如聞其音聲雖親之逝日以遠而未嘗不若在其左右焉今子建堂奉祭祀之事以追遠盡亦致其所謂思者乎此名堂以思遠之義也人子之致其孝也始于不敢毀傷其體膚終于立身揚名以顯之

而孝道畢矣後世金僊氏之教興其説以謂凡欲追報其親者必修吾法以資冥福于是人子無以致其罔極之思則必築室墓次使其徙居之梵唄鐘磬之音朝夕不絶庶幾獲其報焉雖然金僊氏之教報之于幽者也立身揚名以顯之報之于顯者也今子結菴修香火之緣以報親盡亦圖其所謂顯者乎此名菴以顯親之義也夫沙陽之俗類多緩葬其親予嘗詰其所以大抵拘忌陰陽時日及惑于風水禍福之説否則力不足以厚

葬趾不若人而不知所謂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因循習熟遂有積數十年而未葬者可勝慨哉今孑孑然旁無兄弟之助而能力奉大事使不失時則所以致其思于祭祀之間者盖無待於予言也若夫立身揚名以顯之則亦在夫勉之而已予既名而書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義以遺焉俾刻諸石時宣和二年七月十有九日

昭武李某序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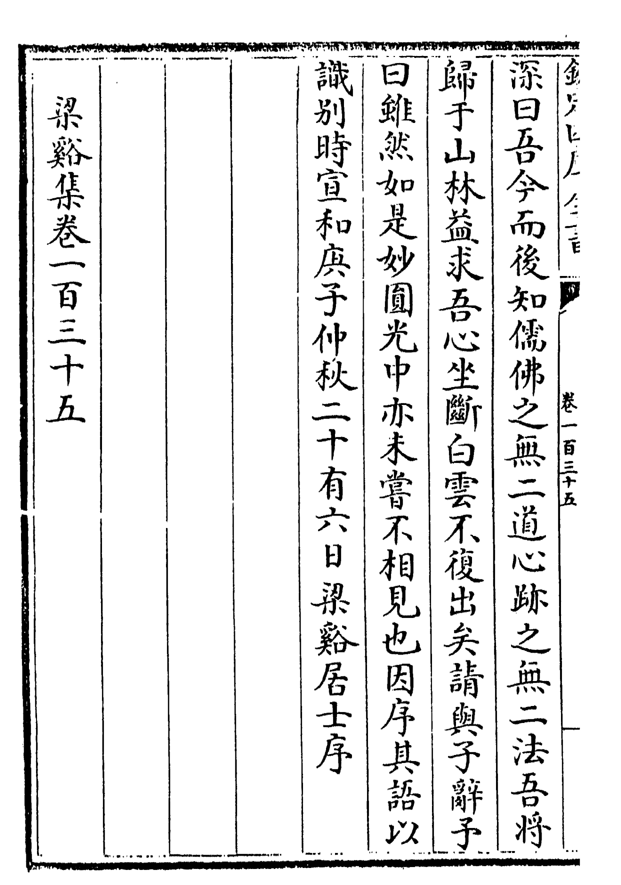
送浮圖慧深序

佛教既入中國學者滯于名相不見宗旨多失大乘墮于聲聞獨覺境界于是達摩西來教外別傳正法眼藏不假修證直指心源見性成佛得其法者契悟超脫去來自在不可勝數及其弊也泒別流分拈枝摘葉遺棄本源去道益遠口誦禪談心迷實相滉漾渺茫莫能究窮頹墮委靡不可收拾與夫滯名相者弊又甚焉予嘗於通邑大都叢林之中求所謂行解相應不以語言戲論為禪者千百無一則意山林間必有遯伏而不出者

來沙陽聞龍興深老行孤見卓竊意其人而龍興去邑幾百里久不克見始以書頌往還固已得之矣秋高氣凉惠然相過留十餘日欵叩其鍵則信乎不以語言戲論為禪者一日相與坐寓軒之上予謂深曰子知夫佛法未入中國所謂經律論者已具達摩未西來所謂正法眼藏者已傳乎深曰何謂也予曰所以禁制諸行者為律所以辨說諸法者為經論曲禮三百威儀三千即律也六經之所載諸子之所言即經論也至于教外别

傳正法眼藏則孔子與諸弟子見于問答言也而理解者是已深曰曲禮威儀之為律六經諸子之為經論則吾既聞命敢問正法眼藏之見于問答者何也子曰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非禪宗所謂心外無法者耶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非禪宗所謂默契頓悟者耶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此即禪宗之揚眉瞬目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此即禪宗之坐脫立亡也毋固毋必

毋意毋我其無諸滯礙執着有如此者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假文字言説有如此者凡論語所載孔子與諸弟子問答之辭無非明此一事但學者不心會之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故以吾儒為世間法而以佛之所傳為出世間法殊不知其初未嘗異也夫儒者問答之言如此而至於曲禮威儀之所履践六經諸子之所講習亦未嘗廢然則今之禪者欲悉棄經律論而以混漾渺茫莫能究窮頽墮委靡不可收拾為禪果真是哉



深曰吾今而後知儒佛之無二道心跡之無二法吾將歸于山林益求吾心坐斷白雲不復出矣請與子辭予曰雖然如是妙圓光中亦未嘗不相見也因序其語以識別時宣和庚子仲秋二十有六日梁谿居士序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五